

# 秋山红叶

张庆田



106

# 秋山红叶

张庆田

作家出版社

章西厓 装帧

秋 山 紅 叶

书号 10002

---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上海 紹興路 74 号)

字数 122,000 开本 850×1156 毫米  $\frac{1}{32}$  印张 6 插页 2

1964 年 8 月上海第 1 版 1964 年 8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75000 册 定价 (3) 0.60 元

(原上海文艺印 20000 册)

---

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华北农村生活和斗争的中、短篇小说集。作品塑造了一群新型农民和基层干部形象，反映了他们崭新的精神风貌。《山路》通过对王县长“老土地”和县委书记大老杨的描绘，歌颂了王县长深入群众的踏实作风，揭示了他丰富崇高的精神世界，批判了大老杨喜欢表面轰轰烈烈，而不切实际的工作作风。《庄稼人》歌颂了一对青年男女通过不同方式投入农业生产的热情。中篇《秋山红叶》则通过田秋山全家下乡支援农业第一线，反映了农民兄弟为增产粮食所作的艰巨斗争。

統一書號：10020·10002

定 價：0.60 元

林花



## 目 次

山路	1
庄稼人	25
山村三杰記(評話)	35
“吳哑叭”記(評話)	52
黃英	61
阳春白雪	73
好老秦	81
运输队长	93
秋山紅叶	108
后記	186

# 山 路

## 头

沒有高山显不出平地，常走平道的人，不懂得山路的坎坷。

我踏着河滩里的鹅卵石走了十几里路，在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向哪儿转弯了。山野的中午，显得格外平静，一只山鹰在山顶盘旋，它的身影一会儿映在山头的白草上，一会儿映在山坡上的玉米田里，一会儿又消逝到山那边去了……

一阵悦耳的串铃声，一个老汉，骑着一头小毛驴晃晃地走来了。我如饥如渴地扑了上去，招呼道：

“喂，老乡！上馬兰峪怎么走哇？”

他拽住了驴，直楞楞地打量着我，我也停住了脚，拿眼盯着他。看样子他也是个国家干部呢。他头上戴着灰制帽，足下穿着山杠子鞋；紫红脸，大圆眼，两道浓眉，一副厚嘴，坐在驴背上，亚赛庙里的一尊神象。

“你上馬兰峪干么去？”他端详了我一会儿，把两片厚嘴唇一张，瓮声瓮气地说。

“听说那里的深山开荒队很好，我想去了解点情况。”我瞅着他那半土半洋的打扮，心中想，这可能是个退休的老

干部。

“你是报館里来的那个記者吧!”他从驴背上滚下来,亲热地捉住我的手說,“跟上我走吧,爬个坡就到。”

“你在哪儿工作?”我真是又惊又喜,喜的是找到了一个同伴,惊的是他怎么知道我的来历。

“我就在县人委会工作呀!”他把我的雨衣、提包挂在鞍子上,牵着驴轉向一个山坡,乐呵呵地回答着。

“在农林局工作?”我心中想,这可能是由老农提升的农业技术干部。

“噢,不!”他扭回头来看了我一眼。

“在民政局?”我又猜他是个老荣軍,坐在民政局里負責优撫工作。我看他的左腿一跛一跛的,分明是条伤腿呢!

“也不是。”他不知为什么笑了。

“你負責什么工作?”

“管个杂七麻八的呗!”

“总务股长?”我想这回准猜着了,他一定是管总务的,也許騎着毛驴去采办什么山貨呢。

“这还差不多,吃、喝、拉、撒、睡,都得管呢!”他瓮声瓮气地回答着,震得山圈响起了回声。

小毛驴順着山路盘桓而上,轉过几道山弯再回头一看,呀,河滩变成了一条銀蛇,可是,再往上走,眼前又是无数陡峭的山峰,这真是一山比着一山高。

“你头一回进山吧!”他看我左顾右盼的神情,笑着說,“看吧,越走越好,就象看电影一样!”說罢,他忽然把头一仰,唱起干梆戏来:



走了一山又一山哪唉！

山山不断紧相連噢！

.....

随着他的歌声，忽然出现了一沟绿油油的庄稼，大玉米好象上天梯，一磴一磴地直达山巅；一股溪水，顺着梯田叮咚、叮咚地向下流着，象从山上垂下一条银链。山坡的馬兰突然多起来了，一排排的柿子树，把山坡映得通红，就在柿林下面的土坪上，闪出了几间瓦屋，我想这大概是馬兰峪了。

小毛驴看到了村庄，突然撒起欢来，它把头一仰，尾巴一撅，嗚哇、嗚哇地叫着，向前跑去，老汉紧拽着驴缰绳跟在后面。一群孩子听见驴叫，首先朝我们跑来，他们张着两臂象老鹰赶小鸡一样，迸出了一连串的欢呼：

“王县长——老土地！”

“王县长——老土地！”

“老土地来了！”

“老土地来了！”

“.....”

拄着拐棍的老婆婆，抱着娃娃的媳妇，听到喊声都从屋里走出来，七嘴八舌地向我们问候，整个山村象滚了锅。这时，我才如梦方醒，原来，他就是我要访问的对象之一，人称“老土地”的王双印同志。可是，我还把他当成了什么总务股长呢！

王县长象到了自己家里，他边回答着大家的问候，边和孩子们开着玩笑。他把一个束着“朝天锥”的小姑娘抱在驴背上，

晃晃地抖着鈴鐺，惹得孩子們爭着要騎他的驢。

小驢兒停在屋前的空地上，王縣長將小女孩抱下來，朝着一個戴紅領巾的小孩問道：“虎娃，你爹哩？”

“在上頭呢！”那孩子答道。

“你累不累？”他看了看太陽又瞅了瞅我。

“不累！”我回答着，其實，我的兩條腿亞賽兩條木棍。

“那，上山。要不，就趕不到了！”他果斷地說，又象給我解釋。

“也不喝口水？”一個白髮的老婆婆阻攔着我們。

“上頭喝去吧！虎娃，把驢撒到坡上去！”王縣長隨手把行李遞給我，俺倆就又順着梯田邊上的小路向上爬去。

他倒背着手一大步、一大步地向山上跨着，我緊抬雙腿才能勉強跟得上他。當我發現他是我的採訪對象時，我總壓不住要找他拉呱。

“王縣長在這裡好熟哇！”我緊走了兩步搭訕着說。

“咱是本地杠子，瓦罐脫坯——土鑄。”

“你是這村里人嗎？”

“不，打游擊的時候，在這兒養過傷！”他指着前面紅光四射的山峰說：“那就是赤石坨，山下有些洞，我們就在那兒堅壁過……”

“敵人上去過嗎？”

“嘿！狗日的們，哪座山高，他爬哪座，他們在山上搜了七天七夜，就是沒發現洞口。八路軍是魚，老百姓是水，淘不干水，怎能捉住魚。你別看那個白頭髮的老婆婆，那是虎娃的奶奶，那時候，她還背着馱架給俺們送飯呢！”

他說的是那么平淡，可是人們却傳說他能双手打盒子枪，領着武工队出沒在游击区，神出鬼沒。我心中把他描繪成天神一般，誰想到他是这么平凡可亲的一个土老头子呢。

太阳的光射向了东坡，山沟被西山的阴影儿遮盖着，只有赤石坨还披着金光，山坡的柿子树，蒙上一道霞光，一眼望去，宛如片片紅云。王县长把身子一扭，領我轉向另一条羊肠小道，刚走了几步，一只黑狗就狂叫着向我們扑来，这时，我才发现隐藏在半山中的几孔石窑。

“黑子，瞎了眼啦！”王县长吆喝一声，迎着黑狗走去，那只黑狗把前爪一伸，順从地搖了搖尾巴，乖乖地躲到牆角那边去了。

听见了喊声，窑頂上忽然探出一个白发蒼蒼的头来，瞅見我們便叫道：“呀，王县长来啦！”

“这是虎娃的爷。”王县长对我說着，又忙問道：“忙啥？打场？”

“打场？”我心中实在納悶：在窑頂上打场？可是，当我随同王县长登上了屋頂，一团疑云完全消逝了。原来，这窑頂就是打谷场，軋好的谷粒堆得象小山一样，正等着风呢！

“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我过过瘾吧！”王县长从一个小伙子手里夺过一张簸箕，斂起一点谷粒来，試了試风說：“这不正好嗎？来，老伙計，你供械！”

虎娃爷站在他的身旁笑迷迷地說：“这第一都让你赶上了。头一年开山，你开的第一鎬；割谷子，你开的镰；这回，偏赶上你来啦，风神也給你助劲。这真是有福之人不用忙啊！”

“得了吧！老伙計，別念你那媽媽經啦，你下家伙吧！”他

用羊肚子手巾把头一蒙，端起了一些粮食，试好了风头，两臂一伸，只听唰的一声，天空中划出一道长虹，谷粒纷纷的落在场上，就象下了一阵金雨。老头供楸，老县长扬，小伙子拿着扫帚漫场，场上场下一阵声响，尘烟糠秕弥漫了晴空，一霎时，谷场上横起了一条金黄的粮食壕。这时，阳光完全被西山遮断了，一轮满月爬上东山，收秋的男男女女赶着馱子，唱着小调向石窰流来，好一幅山村秋收图。

拾掇清了场，月亮升得更高了。大家在月光下有说有笑地吃着晚饭，真是别有情趣。我正想借着月光寻找机会完成采访任务，王县长却把我推向那个青年小伙子，笑着说：“鹰找鹰，鹤找鹤，年轻人找好小伙，你俩就伴去吧！”说罢，他象夜游神一样，向赤石坨爬去。

## 腰

进了屋门，我才懂得什么叫做石窰洞。这里没梁没檩，完全是用石头拱成的圆圈，就象城门洞一样。迎着门是一条通炕，炕对面，紧靠着窗子放着一张书桌。书桌上摆着一盏雪亮的泡子灯，灯下一落书籍闪闪发光。我坐在桌前的椅子上，随便翻检着，首先看到的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红旗谱》、《山乡巨变》，接着又发现了《牛马经》和《农作物栽培学》。我对我的伙伴发生怀疑了。我想，他一定是个高中毕业生，是一个新式农民。我正在胡思乱想，那个年轻的伙伴却掂着一只暖壶进来了，他看我摆弄他的书，不由得泛起一脸红云。我打趣他道：“你是个新式农民。”

“你看我够格吗？”他笑着说。

“要不到你屋里来，我真估不透！你过去在哪儿读书？”

“我是下放干部，过去跟王县长在一块儿！”

“真想不到……”我有点吃惊，我猜他是个刚毕业的青年学生，哪知他还是个干部呢。我重新审视着他的和尚头，审视着他那一套农民服装，审视着他那双踢死牛山鞋，握着他那双打满老茧的双手，真是，人不可貌相，他地地道道农民化了。

我俩睡在一条炕上，感到分外亲切。灯灭了，月亮的光却照得窗纸煞白，几张窗花儿更是分外耀眼。我翻了个身，倾听着年轻的伙伴向我倾吐他的一段经历。

我从学校出来，就分配到县委办公室工作。我接触到许多干部，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老县长和县委书记。

老县长是本地人，我一到县里就听到有关他的许多传闻。人们说他是个活字典，县里有了闹不清的事，只要一问他，他张口就说：“这事我知道……”他掏出小烟袋来，叭啜两口烟，额上的皱纹一舒一展，原原本本地这么一学，你就查去吧，保险没错。

每逢大集，他就坐到群众问事处接见群众，只要是群众提出的问题，他一定要问得清清楚楚，解释得明明白白，群众提出的要求，只要在理，他几乎是有求必应，因此，群众喊他“土地爷”，简称“老土地”。

可是，县里的干部们都管他叫“老土”。要说土，他可真土，吃饭，穿衣，都跟别的干部不一样。解放后，一般干部都留起分头，他还是剃个光脑壳；别人都吸纸烟，他还是叼着那杆用子弹壳做成的小烟锅吸大叶烟；别人都穿皮鞋，他仍然穿着

一双踢死牛山鞋，踩的地咯咯的响；别人都学会了骑自行车，他却用他那残废金买了一条小毛驴，噔噔唔唔地赶路。

他是个大老粗，连上了三年速成识字班，也没学会注音字母。一次教师指着黑板让他学拼音：彳亍——車，彳亍——車，反复教了几遍，教师用手一指，他却来了一个彳亍——拉！惹得学员们哄堂大笑，他却厚着脸皮说：“笑啥！車不拉怎么走！”后来教师改变了教学方法，把词儿连在一起教，倒奏了效。毕业后，他已经能看报纸，写总结，打报告了。不过讲话时，他总不用别人给他预备的稿子，多是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列几条歪歪扭扭的提纲，可是，一讲起来，却是风趣横生，头头是道。

我真正认识他，还是在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以后。他刚从水库调回来，就投入了县里工作。提起在水库工作的那一段，更是热闹，全县出的民工少，完成任务倒多，水库党委想留他在水库工地，幸亏全县群众联名写信，才把他要了回来。

县委书记杨光华是老县长去水库时才调来的。他当过教员，文教助理员，中学校长，县委宣传部长，专署文教科长，专区报社副总编，来以前在地委文教部担任副部长。听说他在地委搞文化工作搞得很突出，当县委宣传部长时，也很有火力，工龄不太长，提升得很快。据说，因为我们县是文化重点县，才派他来当县委书记。也有人說，他是为了要接触实际，主动要求下来的。不管怎样，我对他很尊敬。可是，有些干部却当面称他杨书记，背后喊他大老杨。

大老杨到县里来以后，首先是抓干部教育，接着就抓扫盲工作。他说：“党委部门主要是抓思想工作，不能犯事务主

义。”他亲自检查干部学习，参加我們的小組討論，还亲自給文化班編了教材。“老土地”回来后，他还亲自給他上課，他有一句口头禅：“原子时代嘛！沒有文化，不懂科学，哪能行！”

他干劲十足，热情很高，經常亲自动手給报社写稿，还組織了全县通訊网；省报，县报，經常看到我們县的稿件；那年光现场会，就在俺們县里开了三次。

他有涵养，待人接物很讲究，见了人总是滿含微笑地点点头。每逢作完报告，或是讲了話，总是虚心征求大家的意见：“怎么样？我讲的有錯誤嗎？”你想，攤上这么个领导人，怎能不愉快呢！

可是，我总觉得他和“老土地”之間在思想方法上有些不同。一次，办公室接到大老杨从专署打来的电话，說专署准备了一面紅旗，还有一匹高头大馬，要奖給售粮先进县，让大家鼓把劲。我們好不容易才从山沟一个生产队里把“老土地”找着了，接通了电话，他第一句就問：“你們那儿露着太阳哩？”我們說：“正下毛毛雨哩。”他說：“开不了天，繳个毬！”你看粗不粗。事后大老杨批評我們办公室說：“干起工作来，就是这么沒风沒火的！”

可不是么！紅旗沒捞到，大紅馬也跑了，粮食一点也沒少繳，都是咯噔咯噔的好粮食，工作就是这么个复杂性。

咱还是讲在县委常委扩大会上发生的事吧！那天，是討論省委农村工作部的一个通知：推广牲口分戶喂养。大老杨照例一字一板地把通知和那个推广牲口分戶喂养的办法念了一遍，然后抽出一支香烟来在桌子上戳了一戳，态度瀟洒地說：“倒是省里搞的东西，文字簡洁，干脆。我看这个办法不錯，值

得向全县推广，咱们来个全面开花怎么样？嗯，我这不了解情况，大家说。”这是他的老习惯，每逢开会，他总是把自己的意见摆在前面，然后又很虚心似的，征求别人的意见，可是，往往是他的意见得到通过。这一次，他挨次征求大家的意见后，眯起眼望着“老土地”说：“老县长说说吧，你是坐地虎呢！”

“坐地虎不坐地虎，还是搞个重点试验试验把稳。”“老土地”额上的皱纹一闪一闪地说。

“这是省里搞重点搞出来的经验啊！”大老杨笑迷迷地反驳道。

“那也不等于咱们的经验。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呢！全省这么大地面……”

“你是不是认为一定要经过亲手试验的经验才可推广呢？”大老杨站起来说，“要依此类推，公社要试验，生产队也要试验，那……同志，我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的经验主义观点。”

“你别说我是经验主义，我也不说你是教条主义，牲口是农村公社的半拉家业，反正不摸摸底，不能乱来！”“老土地”把铜烟袋锅敲得当地响。

“那好吧！大家说说看。”大老杨把手一摊说，“不过，按省里的通知办事，怎么也说不乱来！”

“通知上不是也说着因地制宜吗？”“老土地”提高了声音说。他每逢争论问题时，总是好提高嗓音。

“不要激动嘛！”大老杨笑迷迷地说，“各抒己见，大家说说看。”

讨论的结果，大多数的委员同意搞个试点。大老杨才缓和地说：“我不是不同意试验，那么谁去呢？”



“我去!”“老土地”果断地说。

“好吧! 就这样, 决定了。”

散了会, 大老杨把我叫到他的屋里, 拍着我的肩膀说: “你去吧! 帮着老县长整整材料, 这是省里的文件, 好好领会文件精神, 事后写个分户喂养的典型材料, 这很有意义。”

我跟“老土地”一联系, 他说: “你先走, 我随后赶!”

我到了大河镇生产队部, 一个会计正趴着账桌辟哩叭啦打算盘。我走进屋里, 他连头也没抬。

“老县长来了吗?”

“没见!”

“怎么没见呢?”

“没见就是没见。”

“你下个通知行吗?”

“怎的不行!”

“通知大、小队长, 今晚到这里来开会!”

“嗯。”会计把算盘一推, 看了我一眼, 走了出去。我掏出那个文件, 歪在会计的床上仔细地读起来, 边读边考虑着工作步骤。屋子里的光线半明半暗, 一座古老的座钟单调的嘀嗒嘀嗒地响着, 不一会, 我就闭上了眼睛。

“同志, 你在哪儿吃饭呀?”

我睁眼一看, 屋子里的光线更暗了, 桌子上摆着一盏晃晃悠悠的小油灯, 那个会计俯下身来, 正眼巴巴地瞅着我。

“老县长来了吗?”

“没见!”

“怎么回事?”